

文苑

2
2011

2011年第2辑总第15辑

百家

谈

Wenyi bai jia

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文藝百家

谈

WENYIBAIJIATAN

『2011 年第 2 辑总第 15 辑』

2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目 录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

- (1) 在安徽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辞 郎 涛
- (3) 马列文论与当代文艺评论实践 赵 凯
- (9) 马列文论之意识形态论分析 凌 晨
- (17)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学思想分析 韩清玉
- (24) 当代文学实践的思想主潮与精神向度 孙孝峰
- (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新现象 杨 柳

文艺创新发展论坛

· 黄梅戏影视剧创作现状及未来发展

- (41) 黄梅戏电视剧作品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 孙红侠 刘文峰
- (48) 试论黄梅戏舞台演出传播的信息系统 陈继华
- (56) 黄梅戏的文化品格及其影视剧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 王灵均
- (61) 黄梅戏影视剧的美学特征初探 李 婷

专题研讨

· 许辉文学创作研讨

- (67) 举重若轻的文学写作
——论许辉 韦丽华
- (72) 生命着,才知道了一切
——许辉中短篇小说论 陈振华

- (78) 立足于尘世的精神行走
——许辉短篇小说品读 施晓静

理论探研

- (83) 搜寻大自然文学的踪影 韩 进
(90) “甜蜜的暴力”: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革命”进程 江 飞

作家作品论

- (94) “中为体、西为用”的探索者
——论印象画派对赖少其绘画的影响及其他 傅爱国
(107) 无孔不入的死亡
——格非小说主题学研究 梁 弓
(114) 史诗视野下的文学建构
——评黄书泉先生的《重构百年文学经典》 汪 杨
(118) 论石楠女性传记小说的女性意识 向叶平
(123) 浪漫而古典的诗意
——刘湘如先生印象 方维保
(126) “井”之重和“天”之轻
——从篇名中的两个意象看《井口那片天》的内蕴特征 李永建
(132) 国企改革岁月的新叙事
——评杨小凡长篇小说《酒殇》 陆 琳

文艺记忆

- (135) 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与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王宗法

艺苑纵横

- (140) “哪一个不爱我, 除非他是个痴呆——”
——耐人寻味的《小辞店》 李光南

(148) 演绎琵琶的音韵美	
——浅析琵琶美音的获得	肖 燕
(152) 革故鼎新 前程似锦	
——浅议杂技团转企改制后的发展之路	焦长响
(161) 合肥市文联美术创作中心十年探行	王 浩
(167) 凤阳凤画的起源与演变	穆仲夏 程洪涛
(172) 编辑谈小说的故事	陈晓农
(176) 从地方文化中撷取精华	
——新农村少儿舞蹈的选材探讨	邓晓焰 金洁田
(181) 浅谈群众艺术的专业化趋势	金 强

正文版式 快 然

尾 花 晓 莺

投稿邮箱 wybjbb@126.com

在安徽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辞

●郎 涛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胜利闭幕和省第九次党代会隆重召开之际，安徽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会举行换届大会，总结工作，交流经验，规划未来。这对于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学习、宣传，推动安徽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我谨代表省委宣传部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近年来，安徽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会，在省社科联的领导下，在省出版集团及安徽文艺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下，组织我省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观点，着力回答全国及安徽文艺创作生产、传播的现实问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等活动，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对安徽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起到了理论导向和思想保证的作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顺应时代新要求 and 群众新期待，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征程。省第九次党代会发出了“努力打造充满活力的文化强省”的响亮号召。借此机会，结合学习贯彻六中全会和省九代会精神，我就进一步加强我省马克思文艺理论工作提几点粗浅的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坚持正确方向。要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文艺理论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理论研究的全过程，倡导正确的文艺批评导向，积极引导我省作家艺术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充分发挥文艺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更加密切地关注当今世

注：本文作者系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安徽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于2011年10月29日在合肥市召开。

界和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从安徽人民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吸收和补充营养，从我省蓬勃发展着的鲜活创作实践中探寻规律，注重通过理论研究来推动和繁荣文艺创作，力避本本主义、经院哲学，克服脱离实际的不良风气，努力形成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风格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三、坚持开拓创新。要根据党和人民的新期望、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和文化强省建设的新要求，认真研究文艺创作的新趋势、文艺思潮的新动态，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解决文艺实践和理论问题，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价值导向，更要注重把握当代的文艺实践与创作环境对文艺理论的新要求，勇于突破陈规，敢于超越前人，努力争创一流，推出一批立足安徽实际、具有标志性的理论成果。

四、坚持兼收并蓄。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放眼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广泛吸收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优长，既充分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又善于从中国古代文论宝库中汲取智慧，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使我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始终保持蓬勃生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伟蓝图。随着我国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兴起，文艺理论事业也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前景。换届是学会工作新的起点。我相信，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会的广大会员，在新一届理事会的带领下，一定会紧紧抓住难得机遇，团结一心，开拓前进，奋力开创安徽文艺理论工作的新局面，为建设美好安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 王灵均)



马列文论与当代文艺评论实践

●赵 凯

如何在文艺评论的理念与话语日趋走向多元的今天，让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自觉融入当代文艺评论实践，保持马列文论在文艺评论价值取向与评判准则确立上的主导地位与强势影响作用，这是当代文艺评论能否开拓创新的关键因素。

—

马列文论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时至今日已将近一个世纪，在与中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列文论作为一个具有主导地位的文艺的指导思想与价值话语体系，自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艺评论实践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对中国文艺事业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文艺评论中政治功利主义的独断与文艺评论主体失落，马列文论的本来面目与完整形态乃至理论的出发点横遭遮蔽、扭曲与任意取舍。被突出与强化的是为某种功利主义所阉割的局部论述与特指观点。于是乎，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只见物而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与机械反映论形成风气，马列文论的灵魂与精髓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失去了科学的精神向度与价值取向，文艺评论的价值功能只能定位于是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品，往往成为文艺界开展思想斗争的工具，其极端是使文艺评论蜕变为一种政治性的裁判，一种扼杀艺术作品与艺术家的手段。

马列文论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真正实现学理逻辑与实践境界上的超越与发展，乃是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思想解放大潮的兴起一蹴而就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艺评论随着文艺创作的变革发展，从评论观念到评论方式乃至评论话语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得以修正，过去那种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评论理念为人们所唾弃，极端政治化的评论尺度与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10AZW001）的阶段性成果。

评论模式被打破，文艺评论在开拓创新的道路上不断走向开放性与多元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文艺评论在新时期的复兴，是以其逐渐回归文艺自身作为出发点的，那就是文艺评论必须是对文艺的评论；文艺评论必须要评论文艺。因此重新唤醒中国当代文艺评论的本体意识，成为评论家拨乱反正走向未来的自觉追求。文艺评论这种科学的价值取向的确立，固然与时代进步与文艺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与马列文论中国化进程中的拨乱反正也息息相关，随着我们对马列文论原典形态的逐渐全面而完整的把握，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问题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丰富性与开放性品格，也逐渐有了自觉而清晰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整体的文艺思想与文艺评述中，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文艺与历史的关系，他们同时也关注文艺与人的关系，他们是在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去考察文学艺术，并以人的自由解放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文艺研究与文艺评论的出发点与评判标准的。因此，恩格斯以“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作为文艺评判的尺度，就不是孤立的、分割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并且是与“自由自觉的人的类的特性”相联系的。“美学观点”、“历史观点”与“人学观点”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评论尺度的“三维一体”，构成了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学理框架。“美学观点”作为对文本审美特性的要求，体现出文艺作为人类掌握世界方式之一的审美性原则，必然负载着人性因素与人文关怀；而“历史观点”作为对文艺在人类生成中意义的价值判断，其灵魂仍然不可能摆脱作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的人。以这样的理论视野与思维逻辑去审视与评判文艺现象时，才能真正发现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与终极关怀所在。对人的生命意识与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关注；对人的独立价值与人性丰富复杂性的重新确证，总之，人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的回归，丰富和提升了马列文论的思想内涵与学理优势，使马列文论在当代中国文艺评论价值功能系统的构建中保持主导作用成为可能。

二

传统文艺评论中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与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价值观，应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调整与更新。如何自觉确立一种以和谐理念为基础的当代文艺评论的思维观与价值尺度，这是当代马列文论研究中面临的一个新课题。这是因为包括马列文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应该自觉而清醒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既是批判的学说、斗争的学说，也是倡导自由与和谐的学说。马克思说过“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料未来，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因而批判与创新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特点；马克思也称自己的学说是“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武器的批判”。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目的不是简单的否定，不是形而上学的“抛弃”，而是充满着历史辩证精神的“扬弃”，是通过否定之否定而达到肯定，最终实现对一种新思想与新文化的构建。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其中仅仅强调事物内部与事物之间的矛盾对立是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黑格尔以否定之否定为特征的辩证法思想。黑格尔非常重视“扬弃”，“扬弃”是辩证的否定，它包含着肯定的东西，其结果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事物矛盾的展开及其解决是通过否定来实现的。因此，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做是“否定的辩证法”；恩格斯对辩证法做出规定时也指出“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①。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所强调的是事物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与黑格尔不同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学说认可“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不是客观精神与自我意识，而是人类主体的社会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就不仅仅体现出批判与斗争的锋芒，同时也蕴含着以对人的全面和谐的特性的揭示去对抗人的“异化”，从而建立新时代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思想。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②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批判与和谐相互依存、并立不悖的辩证法精神，对于当代文艺学思维方式的建立，是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在马列文论的研究中，要纠正当下那种时尚的文艺批评的价值尺度，即否定是深刻的而肯定则是浅薄的，批判是深刻的而歌颂则是矫情的。这种把肯定与否定、批判与歌颂的有机关系简单割裂的思维逻辑显然是形而上学的，是对文艺批判精神与否定意识的表面化认识。批判与否定是文艺批评的重要特征，而不是全部属性。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文艺批评正是通过对对象的价值批判与价值重估以实现对象的超越并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肯定与统一。批判与创新不仅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艺术的辩证法。

三

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美学诸多学派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以社会学批评为基点和主调的中国当代文艺评论，开始发生裂变并逐渐出现多元发展的趋向，各种评论模式精彩纷呈：这其中有对人情人性的追问以及对人道主义的反思；有以文艺心理学作为学理剖析的评论视角，侧重于探讨文艺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的评论模式；有以文化研究为背景的着力于文化意蕴与文化冲突解读的批评倾向；有作为形式主义美学“反弹”的新历史主义与新的诗学原则；还有原型批评、比较批评以及文本细读等等。文艺评论多元意识与多元格局的形成，一方面与新时期文艺创作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的繁荣局面相辅相成；一方面也为自身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丰富性与多元化的格局与走向，固然可以使文艺评论从守成与僵化的美学理念与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文艺评论主体的自由与对对象的拓展，但价值多元也容易导致价值迷乱，甚至会动摇与肢解当代文艺评论应有的价值取向与价值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能，这是值得深思的。

面对西方学界诸多审美现代性的思想，中国当代的文艺评论应该坚持从马列文论的基本精神与基本原则出发，对其进行理性的梳理与判断，应该有所选择。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形式主义美学的所谓的语言转向，虽然在呼唤着文艺向本体的回归，但实际上只滞留在文本解读的层面上，它对文艺社会性与现实性的消解与颠覆，带有明显的浪漫色彩与乌托邦性质。文艺评论强调文艺的自律当然无可厚非，但因此否认和摒弃文艺的他律，则等于是否认与摒弃了文艺的根本来源。同样，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尽管对消解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内核的文化霸权思想以及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无助益，但其强调对中心的解构与对思想深度的削平，或是以历史话语来代替历史真实等，这种极端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与学理逻辑，对于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建设与发展是有破坏性的。恩格斯评论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时曾期待过文学艺术可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即“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这其中既有审美的要求，也有历史的要求，是融合而不是割裂，两者不可偏废，非美学的历史精神与非历史的美学精神，都会导致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价值功能的缺失，影响与消解文艺在社会历史进步与人类精神提升中的重要作用。

马列文论中国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不断铸造其实践品格的进程，要科学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与当代形态的马列文论的学理系统，就必须使马列文论在与中国当代文艺的对话中获取生命活力与真理价值。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和发展：文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文艺从政治与阶级斗争的维度向审美与艺术维度的转移与回归；文艺要素的丰富多样性与创作主体想象力的自由呈现，这些都拓展了文艺在当代的生存空间，展现了文艺的意义生成与价值取向的新境界。但是我们丝毫不能低估商品大潮影响下文艺价值失衡与价值困惑的态势，在文艺的娱乐化与文艺的市场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艺现象时，文艺评论不能“失语”。那种对所谓个人化、私语化写作的迎合，那种对低俗廉价作品的屈就和违心炒作，只能败坏文艺评论自身科学性与审美性的价值追求，使文艺评论重新沦为一种丧失自主品格的工具，也即从过去的“政治化的工具”到今天的“商品化的工具”。面对纷纭复杂与充满困惑的文艺现象，文艺评论界仍然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价值导向与精神向度，仍然要把是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与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作为衡量一部作品成败得失的标准与尺度。在此基础上，文艺评论家要在马列文论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自觉而清醒地梳理与思辨一些有关当代文艺实践的重要的理论关系，譬如市场消费与精神引领的矛盾性与统一性；文艺回归自身与所谓“去政治化”倾向在理论境界上的差异性；主流文艺与通俗文艺关系的重新甄别与界定；文字阅读与图像直观之间的自主而互补关系的探讨；还有主导与多元、解构与建构、重读与改编等等，这些问题答案的寻求，我们都可以在马列文论的学理系统中找到理论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的学说；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艺术审美“相敌对”的学说；关于历史题材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的学说；关于“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说等等，这

些对于我们在当代文艺评论中廓清迷雾，化解困惑都是富有积极的启示与指导作用的。

四

当代文艺评论的开拓创新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繁多的，除了应对变化无常的文艺现象、关系与理念外，当下一个最紧迫的问题，应该是如何重构当代文艺评论的价值立场与价值观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得文艺评论的标准。文艺评论界长期沿用的文艺评论标准，大致上有这样三种表述：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恩格斯提出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统一”；以及美学界与文艺理论界比较普遍使用的“真善美相统一”。“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作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在新时期文艺评论的实践中已经受到质疑与搁置；而后两种表述虽然涵盖了文艺评论这一学科的基本范畴、规律与特性，也即对文艺评论的价值取向给予了基本的认定，但仍有学者认为，这两种表述存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并缺乏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新的文艺实践面前，如何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文艺评论标准，是文艺评论开拓创新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笔者的意见是，在当代开放多元发展的条件下，文艺评论的标准的建立与完善，未必急于界定一个外在规定的统一的概念表述，但必须有一个真正体现学科价值取向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统一而明确的精神内核，在当代中国，这个精神内核无疑应该是马列文论的基本原理以及马列文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文艺评论的科学的理论基础，它一方面必须具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意义，给予文艺评论真正提供科学意义上的指导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来统摄与规范文艺评论的价值立场与精神向度，并且这一切都显然是以审美性为基础的，文艺评论既是理性的实践，又是审美的实践；另一方面在充分保持其开放视野、批判精神与实践品格的前提下，马列文论在对当代文艺评论的自觉融入与渗透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关注当代文艺实践中所出现的新的现象、新的特点与新的问题，以丰富与增强自身的价值内涵与阐释能力。同时，保持马列文论在当代文艺评论价值确定上的主导性作用，并不排斥其他各种文艺理论形态在文艺评论重构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马列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学理延伸与批评实践，不可能是静止的、封闭的而呈现出一种孤立状态，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都应该是马列文论学科建构中不可忽缺的知识资源。因此，马列文论教学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等课程的教学，实际上形成了相互影响与有机联系的知识结构网络。譬如说西方文论注重对文艺创作主体、文本主体与欣赏主体的研究，他们所关注的是如何化解人性诉求与历史规律，人文情感与社会理性以及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的矛盾关系等命题的探讨，作为对僵化的旧理性主义传承的挑战与颠覆，对于现代人文精神的丰富和完善；对于“文学是人学”这一传统文学命题的逻辑体认与当代诠释，其价值与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同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天人合一”的著名命题，表现出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高度关注；老庄哲学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超功利的无为关系，他们对人性与人生的阐释，更多的是表现在人的内在精神的层面，这些思想中的积极与合理成分同样弥足珍贵。如何克服民族隔膜

与时代差异，如何通过思想筛选与学理整合，从而使众多文艺理论资源在马列文论的逻辑框架内和谐共生，并由此衍生与创造出能够坦然面对当代文艺实践的新的评论命题，新的评论阐释与新的评论话语，这是马列文论学者与文艺评论家需要不懈努力的。

(责任编辑 王灵均)



马列文论之意识形态论分析

● 凌 晨

阿尔都塞曾谈到如何界定马克思学说中的重要概念意义，他说：“必须先进行一系列的批判，做好准备，然后再确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特有的概念的位置。确定概念同确定概念的位置完全是一码事。”^① 阿尔都塞的建议是切中肯綮的。马列文论中的意识形态的辨析也应该具备这样的方法论视野，文学不应当因其意识形态性而受到谴责，纯文学论刻意地标示出自身是唯一的真理，也不应该成为排斥文学“他律”的借口，需要谴责的恰恰是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掩盖和漠视。我们稍微反思一下，审美意识和文学怎么可能抽象地脱离其他意识形态关系，脱离社会存在和历史实践呢？历史理性和历史主体始终无法消解，审美理想和审美主体同样也无法彻底地解构。其实，在中国当代时代语境中，当下的文论建设一方面要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变而变化，毕竟视觉革命和网络传媒对人类认知、审美以及道德甚至生存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后现代文化的去中心化、去本质化带来了历史理性的缺失和审美理想的匮乏。文学艺术沉迷于游戏的快感和本能欲望化写作而乐此不疲，文学缺乏深度精神价值上的诉求久已！因此，审美意识形态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毕竟还是在马克思关于文学艺术的历史实践的思想视野之中，而远在后现代历史理性解构之外，因而具有了自身的时代理论建构意义。这一点不必讳言，也不可回避。

意识形态的二重性

从特拉西的提出到马克思革命性的改造，意识形态范畴的根本意义主要来自两个主导方面。一方面是特拉西为代表的法国意识形态理论，另一方面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巅峰黑格尔哲学。对这两方面的联系和区别，目前学术界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这也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10AZW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1页。

直接影响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解读。

特拉西从感觉主义立场建立“观念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论是无异议的，只是他并没有就其具体的内容作出深入的分析。他只是简单地说：“我宁愿采用‘意识形态’的名字，或者应该用意识科学。它是一个恰当的名字，因为它没有隐藏任何怀疑和未知的东西；它的确没有给思想带来任何原因意识。它的含义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明晰的，只要认识法语‘观念’一词，每个人都知道‘意识’的含义，尽管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真实含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恰当的名字。因为‘意识形态’是意识科学的转变。”^①可见“意识形态”在特拉西看来只是关于意识经验的科学，并且它的含义是自明的，虽然人们真要给它作出本质性的判断也十分困难。黑格尔关于“意识形态”的思考直接影响并启迪了马克思，从而与特拉西纯粹静态意义上的思想观念体系有了质上的不同。黑格尔首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本质性为意识形态理论注入了巨大的历史感，这也就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作了重要铺垫。他的《精神现象学》抽象地分析了各种精神现象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说：“在我的《精神现象学》一书里，我是采取了这样的进程，我从最初、最简单的精神现象，直接意识开首，进而从直接意识的矛盾进展逐步发展以达到哲学的观点……因为哲学的观点本身即是最丰富最具体的观点，乃是经过许多历程而达到的结果。所以哲学知识须以意识的许多具体的形态，如道德、伦理、艺术、宗教为前提。”^②从黑格尔这段话里，我们可以认识到，最高的意识形式哲学的意识形态是以道德、伦理、艺术、宗教等意识的诸形态的辩证转化为前提的。意识形态视为社会总的精神现象首次被提了出来，艺术作为具体的意识形态是内涵在其中的。因此，可以这么说，以特拉西为首的法国意识形态理论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两大思想背景。但是，这两大背景既有相连的概念内涵，又确实存在着质上的区别。相连的是特拉西和黑格尔都将“意识形态”看成与“意识经验”紧密联系的观念体系，其中“意识形态”都被视为中性意义上的概念。

但是，黑格尔和特拉西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黑格尔曾经对法国理论家那种抽象、静态和缺乏辩证性的意识形态论提出了批评。他说：“法国人所谓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是对于最简单的思维的一种列举和分析。这些思维规定并没有辩证地得到考察，他们的材料是从我们的反思和思想中取得的，而包含在这种材料中的各种规定又必须在材料中得到证明。”^③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的立场否定了法国意识形态论的感觉主义，认为纯粹的感觉主义的意识经验学，既抽象又片面。他更多地注意到了意识诸形态之间有机辩证的交互影响和转化。所以说，他的“精神现象学也就是意识形态学，它以意识发展的各个形态、各个阶段为研究的具体对象。

① H. Drucker, *The political use of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1974, P. B.

② 《小逻辑》，中文版，第103—104页。又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者的导言：《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页。

③ 《黑格尔全集》第20卷，法兰克福1986年德文版，第286页。转引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用辩证方法从发展观点来研究意识形态，这样就把意识形态学与意识发展史结合起来了。”^① 因此，除了哲学立场的不同以外，黑格尔从两个向度对意识形态内涵的改造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意识形态被看成社会精神现象总体性的概括；另一方面，道德、伦理、艺术、宗教被视为哲学意识形态的分支，总称为意识的诸形态。在这两方面上，黑格尔大大地超越了法国意识形态理论家，后来马克思在建立他的意识形态学说的时候，很显然借鉴了黑格尔的成果。

另外，拿破仑从否定层面上来定义意识形态对后来意识形态范畴的内涵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拿破仑政治进程的演变促使了他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前后相反，即从肯定其为科学转向斥责其为荒谬的诡辩术、不切实际与脱离现实的玄想。当然，这种否定意识形态论的看法可以上溯到培根的偶像论，但也因为拿破仑世界级政治家的角色，从而使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得到了空前地加强。可见，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之前，不仅带有强烈的政治性、社会欺骗性等内容，还蕴涵了从总体性角度和中性层面来有机辩证地考察社会各类精神现象的特性。这是马克思意识形态论二重性的理论背景。当然，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范畴的提出到概念的成熟，这中间有着一个逻辑过程。只有对这种逻辑认识过程进行谨慎地考察，我们才可能弄清马克思学说对文艺具体的态度，才不至于陷入误读的境地。

针对当前学术界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讨论，笔者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就马克思意识形态论找到一条通向界定文学本质的途径？这里我想还是包含有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也就是要我们进行的是一种思之追问：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回归到马克思文艺观本身。确实，马克思意识形态论没有直接地为文学作出质的规定。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对之进行无原则的修正，无论是从左的方向还是右的方向，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质疑，其实都无益于当前文论的健康发展。这些观点，要么是否认文学意识形态性而冠以“社会意识形式”，要么简单地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只具有单向度性，质疑“审美意识形态”忽略了马克思在否定意义和消极意义上所持的彻底批判的态度。其实，即使在这些观点的内部，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的认识，也是处于左右摇摆、四分五裂的状态。在他们眼里，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几乎和文学本质的不可知论只有一箭之遥了。因此，笔者以为，前面所提到的阿尔都塞的方法倒可以给予我们启示。“直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不能立即就明白马克思理论的特殊性”，^② 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一系列的自我批判，反思自己在回到马克思学说本身时，是否因为认识上的偏差而遮蔽了马克思文艺观的历史与逻辑的地平线？因此，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特殊性一定要以厘清其概念位置为前提。否则，在马克思意识形态论下，文学要取得其质性边界无疑是一句空话。

因此，马克思意识形态论既不能只看作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简单地剔除，也不能仅仅被视为从社会历史角度对特拉西们机械地改良。马克思意识形态论超越了他们，并使之在理论的建构历程中出现了质的跃迁。这种质变首先体现在逻辑地认识到了意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1页。

②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1页。

识形态的二重性，并将之放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中去架构。马克思学说对文学的理解不能脱离这个架构的支持。

那么，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在逻辑上有着一个怎样的深入过程呢？这是理解其二重性的关键。首先，马克思继承了此前意识形态论的否定意义，在错误意识和虚假意义层面上使用了这个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指出，“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最近的德国哲学和以其不同的先知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①其实都可以涵盖在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的范围之内，都是一些抽象、思辨和缺乏批判性的思想或观念体系。马克思把它们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很显然，这里意识形态大体上是拿破仑意义上的用法，是在贬义层面上使用的。马克思在批判这些青年黑格尔派时写道：“人们迄今总是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②马克思在此批评了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他们是脱离了历史、人的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正是他们唯心地从观念出发去解释历史和实际生活，结果使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如果我们以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仅仅只是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的话，那么这种认识将是肤浅的。马克思还论证道：“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③可见，马克思已经觉察到了那些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还表现在：既颠倒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又颠倒了观念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只是取得了其辩证唯物主义的中介点。再进一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把“意识形态”创新地纳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总结构中來阐释，“意识形态”范畴才首次聚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显微镜之下。关于这一点，李中一曾说到“‘意识形态’就更明确地不同于拿破仑时代专指思想理论体系的概念，也不同于‘德意志思想体系’的概念，而是一个包括理论、形象体系为一身的概念，而与古希腊‘意识形态’及黑格尔的概念有一致之处”，^④李中一的理解当然是正确的，这里是能够看到黑格尔的影响。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论同样已经超越了黑格尔建立在绝对知识之上的哲学意识形态（诸意识形态之中的最高形式），这是一次双重超越。也就在此刻，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出现了里程碑式的变化，这也就为意识形态论二重性的逻辑深化取得了确定点。从这个逻辑确定点出发，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呈现出了全新的意义。意识形态概念明显已经从纯粹贬义层面的论争滑向了对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一切社会精神现象的总体性的概括。围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总结构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页、第15页、第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页、第15页、第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页、第15页、第30页。

④ 李中一：《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103页。